

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

列寧著

關於民族問題的
批評意見

——
論民族自決權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
一九五五年。莫斯科

04.3
191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列寧著

關於民族問題的 批評意見

論民族自決權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

一九五五年。莫斯科

出版局聲明

本版列寧著作集，係按國立政治書籍出版局
(莫斯科，一九五四年)所出俄文本譯出。



34600/50
目 次

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	5
(一)自由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對於語言問題的態度	6
(二)「民族文化」	9
(三)民族主義的唬人字眼——「同化」	14
(四)「民族文化自治」	23
(五)民族平等和少數民族的權利	30
(六)中央集權制與自治	36
論民族自決權	45
(一)何謂民族自決？	46
(二)歷史的具體的問題提法	51
(三)俄國民族問題的具體特點及俄國資產階級民主的改革	55
(四)民族問題上的「求實主義」	61
(五)自由資產階級與社會黨機會主義分子對於民族問題的態度	67
(六)挪威脫離瑞典而分立	80
(七)一八九六年倫敦國際代表大會的決議	86
(八)空想的馬克思與求實的盧森堡	91
(九)一九〇三年的綱領及其取消派	100
(一〇)結束語	111

1464062

社會主義革命與民族自決權（提綱）	116
(一)帝國主義，社會主義與被壓迫民族的解放	116
(二)社會主義革命與爭取民主制的鬥爭	117
(三)自決權的意義及其對聯邦制的關係	119
(四)民族自決問題之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提法	121
(五)民族問題上的馬克思主義與蒲魯東主義	123
(六)在民族自決關係上的三種國家類型	125
(七)社會沙文主義與民族自決	126
(八)無產階級在最近將來的具體任務	127
(九)俄國的和波蘭的社會民主黨及第二國際對待自決的態度	129
自決問題爭論的總結	133
(一)社會主義和民族自決	134
(二)在帝國主義條件下民主「可能實現」嗎？	139
(三)什麼是兼併？	142
(四)擁護兼併還是反對兼併？	146
(五)為什麼社會民主黨要反對兼併？	151
(六)可不可以這個問題上把殖民地和「歐洲」對立起來？	153
(七)是馬克思主義呢，還是蒲魯東主義呢？	156
(八)在荷蘭和波蘭社會民主黨人—國際主義者立場中所表現的特殊性和一般性	166
(九)恩格斯致考茨基的一封信	171
(一〇)一九一六年的愛爾蘭起義	173
(一一)結束語	178
簡要註釋	181



04.3
191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列寧著

關於民族問題的 批評意見

論民族自決權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

一九五五年。莫斯科

出版局聲明

本版列寧著作集，係按國立政治書籍出版局
(莫斯科，一九五四年)所出俄文本譯出。

24600/50
目 次

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	5
(一)自由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對於語言問題的態度	6
(二)「民族文化」	9
(三)民族主義的唬人字眼——「同化」	14
(四)「民族文化自治」	23
(五)民族平等和少數民族的權利	30
(六)中央集權制與自治	36
論民族自決權	45
(一)何謂民族自決？	46
(二)歷史的具體的問題提法	51
(三)俄國民族問題的具體特點及俄國資產階級民主的改革	55
(四)民族問題上的「求實主義」	61
(五)自由資產階級與社會黨機會主義分子對於民族問題的態度	67
(六)挪威脫離瑞典而分立	80
(七)一八九六年倫敦國際代表大會的決議	86
(八)空想的馬克思與求實的盧森堡	91
(九)一九〇三年的綱領及其取消派	100
(一〇)結束語	111

1464062

社會主義革命與民族自決權（提綱）	116
(一)帝國主義，社會主義與被壓迫民族的解放	116
(二)社會主義革命與爭取民主制的鬥爭	117
(三)自決權的意義及其對聯邦制的關係	119
(四)民族自決問題之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提法	121
(五)民族問題上的馬克思主義與蒲魯東主義	123
(六)在民族自決關係上的三種國家類型	125
(七)社會沙文主義與民族自決	126
(八)無產階級在最近將來的具體任務	127
(九)俄國的和波蘭的社會民主黨及第二國際對待自決的態度	129
自決問題爭論的總結	133
(一)社會主義和民族自決	134
(二)在帝國主義條件下民主『可能實現』嗎？	139
(三)什麼是兼併？	142
(四)擁護兼併還是反對兼併？	146
(五)為什麼社會民主黨要反對兼併？	151
(六)可不可以這個問題上把殖民地和『歐洲』對立起來？	153
(七)是馬克思主義呢，還是蒲魯東主義呢？	156
(八)在荷蘭和波蘭社會民主黨人—國際主義者立場中所表現的特殊性和一般性	166
(九)恩格斯致考茨基的一封信	171
(一〇)一九一六年的愛爾蘭起義	173
(一一)結束語	178
簡要註釋	181

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¹

民族問題目前在俄國社會生活諸問題中已昇到了一個顯著的地位，這是很明顯的。反動派的民族主義之猖狂，反革命的、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之轉向民族主義（特別是轉向大俄羅斯的，而後則是波蘭的、猶太的、烏克蘭的及其他民族主義），最後，民族主義的動搖思想在各個不同『民族的』（即非大俄羅斯的）社會民主黨人中間之加強，以至於破壞黨綱，——所有這種情況無條件地責成我們要比以前更多地注意民族問題。

本文有一個專門目的：就是要一般地來研究馬克思主義者和冒牌馬克思主義者在民族問題方面的這些帶有綱領性質的動搖思想。在北方真理報²第二十九期上（一九一三年九月五日，自由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對於語言問題的態度）*，我談到過自由主義者在民族問題方面的機會主義立場；機會主義的猶太報紙時報³在李勃曼先生的一篇文章中，以自己的批評對我這篇文章作過攻擊。另一方面，烏克蘭機會主義

* 參看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十九卷，第三一七至三二〇頁。
——編者註。

者尤爾克維奇先生出來批評了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民族問題綱領（鐘聲雜誌⁴一九一三年，第七八兩期）。這兩個作者觸及的問題是這樣多，所以要回答他們，就不得不牽連到這個題目的各個方面。因而，我覺得最方便的辦法就是從重印北方真理報的文章開始。

（一）自由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對於 語言問題的態度

一些報紙曾屢次談論到高加索總督那個不是以黑幫的極端反動為特徵，而是以胆怯的『自由主義』為特徵的報告書。順便說說，這位總督反對人為的俄羅斯化，即把各非俄羅斯小民族俄羅斯化。高加索的非俄羅斯小民族的某些人們自己就在極力教兒童學會講俄語，例如，在本來是不一定要教俄語的阿爾明尼亞的教會學校裏的情形就是這樣。

俄國幾種最流行的自由主義報紙中的俄國言論報⁵（第一九八期）在指出這一點時，作出公正的結論說，在俄國敵視俄語的態度，『完全是』由於『人為的』（應該說：強迫的）灌輸俄語而『產生的』。

『用不着替俄語的命運擔憂。它自己會爭取到全俄國公認的』——報紙上寫道。這是很公正的，因為經濟流通的需要總是迫使住在一個國家裏的一些民族（當他們還願意住在一起的時候）去學多數人用的一種語言。俄國的制度愈民主，資本主義就會愈強有力、愈迅速和愈廣泛地發展起來，經濟流通的需要就會愈加迫切地推動各民族去學一種最便於共同貿易往來的語言。

然而這個自由主義報紙却又急忙地打起自己的嘴巴來，證明自己自由主義的不澈底性。

「恐怕，——報紙上寫道——甚至無論哪一個反對俄羅斯化的人都不會反駁，在像俄國這樣巨大的一個國家裏，應該有一種全國性的語言，而只有俄語能成為這樣的語言…」。

好一個邏輯！小小的瑞士，由於沒有一種全國性的語言，而有整整三種語言：德語、法語、意大利語，並沒有吃虧，反而佔了便宜。在瑞士百分之七十的居民是德意志人（在俄國百分之四十三為大俄羅斯人），百分之二十二是法蘭西人（在俄國百分之十七為烏克蘭人），百分之七是意大利人（在俄國百分之六為波蘭人和百分之四點五為別洛露西亞人）。如果說瑞士境內的意大利人常常在聯邦國會內說法語，那末他們這樣做並不是由於什麼野蠻的警察法律（瑞士沒有這樣的法律）的棍棒所驅使，而只是由於這個民主國家的文明公民自己寧願說大多數人都聽得懂的語言。法語並不引起意大利人的仇視，因為這是自由、文明民族的語言，不是以可惡的警察手段強迫使用的語言。

為什麼『巨大的』俄國，民族極其繁雜，並且非常落後，却要保持一種語言的某些特權而阻碍自己的發展呢？自由主義者先生們，豈不是應該與此相反嗎？如果俄國想趕上歐洲，它不是應當儘量迅速、儘量完全、儘量堅決地結束所有一切特權嗎？

如果取消一切特權，如果不再強迫使用一種語言，那末所有的斯拉夫人就會容易而迅速地學會互相了解，並且不會為聯邦國會裏要用各種語言發言的這樣『可怕的』念頭所嚇

倒。而經濟流通的需要本身自然會決定出本國那種使用起來對於多數人貿易往來有好處的語言的。既然各民族的居民自願來採取這種決定，這種決定也就會更加鞏固，民主制實行得愈澈底，資本主義從而發展得愈迅速，這種決定也就會探取得愈迅速而廣泛。

自由主義者對待語言問題，也如對待一切政治問題一樣，活像虛偽的小商人，即一隻手（公開地）伸向民主，另一隻手（在背後）却伸向農奴主和警察。我們反對特權——自由主義者叫喊着，而他背地裏却向農奴主時而祈求賜給他這個特權，時而祈求賜給他那個特權。

任何自由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都是如此，——不僅大俄羅斯的（不過它比其他的更壞些就是了，因為它帶強迫性，並且它和普里什克維奇先生們有親戚關係）是如此，而且波蘭的、猶太的、烏克蘭的、格魯吉亞的以及任何其他的民族主義也都是如此。無論奧國或俄國的一切民族的資產階級，都是藉『民族文化』的口號，在實際上分裂工人，削弱民主，與農奴主進行出賣人民權利和人民自由的買賣勾當。

工人民主派的口號不是『民族文化』，而是民主主義的和全世界工人運動的國際文化。讓資產階級拿任何『肯定性的』民族綱領來欺騙人民吧。覺悟的工人會回答它說：對民族問題只有一個解決方法（如果說在資本主義世界裏，在榨取利潤、紛爭和剝削的世界裏，這個問題一般有可能解決的話），這個解決方法就是實行澈底的民主制。

證據是：西歐的古老的文化國家——瑞士以及東歐的新興的文化國家——芬蘭。

工人民主派的民族綱領是：絕不容許任何一個民族，不容許任何一種語言享有任何的特權；用完全自由的、民主的方法解決各民族在政治上自決的問題，即各民族的國家分立的問題；頒佈全國性的法律，依靠這種法律，使無論在哪方面實行一個民族的特權、破壞民族平等或少數民族權利的任何措施（地方自治局的、市政府的、村社的等等），都被宣佈為非法和無效，並且國家的任何一個公民都有權要求廢除這種與憲法相抵觸的措施，有權要求對敢於實施這種措施的人給予刑事處分。

各資產階級政黨彼此因語言等等問題而發生民族紛爭，工人民主派則反對這種紛爭而提出如下的要求：一切民族的工人絕對統一，他們在一切工人組織即職工會組織、合作社組織、消費組織、教育組織及所有其他組織中完全溶合為一，反對任何一種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只有這樣的統一和溶合，才能捍衛民主，才能捍衛工人利益而反對已經具有並且日益更加具有國際性質的資本，才能捍衛人類向着不容有任何特權和任何剝削制存在的新生活方式發展的利益。

（二）『民族文化』

如讀者所看見的，北方真理報上的那篇論文只是在一個例子上，即在關於全國性的語言的問題上說明了自由資產階級的不澈底性和機會主義思想，這個自由資產階級在民族問題上是一隻手伸向農奴主和警察的。誰都明白，除了關於全國性的語言的問題以外，自由資產階級還在一系列其他同類

問題上表現得一樣背信、虛偽和愚蠢（甚至從自由主義的利益看來也是如此）。

從這裏得出什麼結論呢？結論就是任何自由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都在工人中起極大的腐化作用，使爭取自由的事業和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事業遭受極大的損失。其所以更加危險，尤其因為資產階級的（以及資產階級一農奴主的）趨向是以『民族文化』的口號掩飾着的。假借着民族文化——大俄羅斯、波蘭、猶太、烏克蘭及其他民族文化的名義，黑幫和教權派以及一切民族的資產者，都在那裏幹着反動和骯髒的勾當。

如果是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即從階級鬥爭的觀點來看現代的民族生活，如果把各個口號與階級利益和階級政策對照起來看，而不是與空洞的『一般原則』、漂亮話和廢話對照起來看，那末現代的民族生活的事實就是如此。

民族文化的口號是資產階級的（而且常常是黑幫—教權派的）欺騙手段。我們的口號是民主主義的和全世界工人運動的國際文化。

在這裏，崩得分子⁶李勃曼先生就開起火來了，並以如下駭人聽聞的冗長議論向我攻擊起來：

『任何一個哪怕稍微了解民族問題的人，都知道國際（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ьная）文化並不是非民族（иннациональная）的文化*（沒有民族形式

* Интер——在…之間； ин——非；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ьный——各民族間的，國際的； иннациональный——非民族的，非國民的，無民族的，無國民的。

的文化）；非民族的文化，它應當既不是俄羅斯的、又不是猶太的、也不是波蘭的，而只是純粹的文化，這是一種荒謬言論；國際思想只有在它適合於工人所說的語言，並適合於工人生活的具體民族條件時，才能成為工人階級可接近的思想；工人不應該對自己的民族文化狀況和發展漠不關心，因為通過它，而且只有通過它，工人才有可能參加『民主主義的和全世界工人運動的國際文化』。這是大家早就知道的，然而關於這一切弗·依•却不想知道…』。

請仔細考慮一下這個標準的崩得派的議論吧，而這種議論原是要攻破我提出的馬克思主義的論點的哩。崩得分子先生裝出非常自信的樣子，好像是一個『了解民族問題』的人，把一般的資產階級觀點當作『大家早就知道的』真理來贈給我們。

是的，國際文化不是非民族的，可愛的崩得分子。誰也沒有說過這個。誰也沒有宣佈過既不是波蘭的、又不是猶太的、也不是俄羅斯等等的『純粹的』文化，可見你連篇的廢話只是企圖要轉移讀者的注意力，並用空話來掩蓋事情的本質。

每個民族文化裏面，都有哪怕是不大發展的民主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文化成分，因為每個民族裏面都有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他們的生活條件必然地要產生民主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思想體系。但是在每個民族裏面也都有資產階級的文化（而且在大部分的民族裏還有黑幫的和教權派的文化）——並且不僅是作為『成分』而已，而是作為統治的文化。因此，『民族文化』一般乃是地主、神父、資產階級的文化。崩得分子却把這個基本的，對於馬克思主義者是起碼的真理避而不談，而『誇誇談論起』連篇空話，即是在事實上反

對揭露和說明階級的底細，使讀者不能看見它。事實上這個崩得分子表現出來的正如資產者一樣，其全部利益要求散佈對超階級的民族文化的信仰。

在提出『民主主義的和全世界工人運動的國際文化』這個口號時，我們從每個民族文化裏只是取出民主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成分，取出這些成分只是並且無條件是要和每個民族的資產階級文化、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相對抗。無論哪一個民主主義者，尤其是無論哪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都不否認語言的平等或用本族語言和『本族的』資產階級爭辯，對『本族的』農民和小市民宣傳反教權派或反資產階級思想的必要性——關於這點是用不着說的，崩得分子却以這些無可爭辯的真理來掩蓋爭論的問題，即掩蓋問題真正之所在。

問題是，對於馬克思主義者說來，是容許直接或間接地提出民族文化的口號呢，還是必須『適合着』一切地方的和民族的特點，用各種語言去宣傳工人的國際主義的口號來反對民族文化的口號。

『民族文化』這個口號的意義，並不取決於某個知識分子說要或想要把它『解釋』成為『通過它來推行國際文化』的諾言或善意。這樣看問題，未免是幼稚的主觀主義。民族文化這個口號的意義，取決於某個國家和世界一切國家所有一切階級間的客觀相互關係。資產階級的民族文化是一件事實（而且，我重複說，資產階級到處在和地主及神父們勾結）。猖狂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在鈍化、愚弄、離間工人們，以便使他們任資產階級擺弄，——這就是現代世界的基本事實。